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

遼主耶律德光遣使賀正，德光遣使賀正，德光遣使賀正。

宋紀一百九

起重光大淵獻正月盡九月凡九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元年

金天會九年

春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平旦率百

官遙拜二帝於行宮北門外退御常朝殿朝參官起居

自是朔望皆如之 改元紹興德音降諸路雜犯死罪

以下囚釋流以下羣盜隄一月出首自新仍官令州縣

存恤陳亡戰傷將士及奉使金國與取過軍前未還之

家民戶今日已前倚閣稅租一切除放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令有司條具元祐黨籍臣僚未經褒贈人吏刑部隄一月檢舉自紹聖廢制科至是始因德音下禮官講求故事然未有應者 金人掠天水縣徙治翰林承奉郎知縣事趙璧方受賀忽敵騎三百突入坐上縛璧及統領官雷震主簿張昔以去璧等不屈皆殺之

己酉金人攻揚州 金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立受嘗在宗望軍中數年謀畫居多至是求解機務不聽癸丑以立愛爲侍中知樞密院事以張忠嗣爲資政殿大學士知三司使事 丙辰初許百司每旬休沐宰執因奏

事帝曰一日休務不至廢使事一月間措置得十事雖二十日休務何害若無所施設雖窮夕何補也 己未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言自去臘至今招到女直及簽軍共六百六十餘人乞補官詔補忠訓郎已下至效用甲頭內無姓人賜姓趙先是左監軍完顏昌屯海陵光世知其眾久戍思歸乃鑄金銀銅三色爲錢文曰招納信寶皆有使押字以爲信號獲戎人之解事者貸而不殺俾密示儕輩有欲歸附者扣江執錢爲信而納之自是歸者不絕遂創立奇兵赤心兩軍 辛酉詔曰朕念太祖皇帝創業垂統德被萬世神祖詔封子孫一人爲

安定郡王世世勿絕乃至宣和之末以太常禮部各有
所主依違不決使安定之封至今不舉朕甚憫之有司
其上合襲封人名遵依故事施行是日輔臣進次帝因
諭此事曰太祖功德如此世襲王爵宜不爲過范宗尹
曰太祖嘗云天下初定朕思得長君以撫之而授太祖
則其意專爲天下帝又曰朕頃在藩邸入見淵聖皇帝
率用家人禮一日論及金人事嘗奏曰京師甲士雖不
少然皆游惰羸弱未嘗簡練敵人若來不敗卽潰耳陛
下宜少避其鋒以保萬全淵聖皇帝曰朕爲祖宗守宗
廟社稷勢不可動其後敵復逼京師朕在相州得淵聖

說筆謂悔不用卿言是時近習小人爭言用兵熒惑聖
聽殊不量力遂至今日之既 癸亥監察御史韓璜言
臣謨蒙使令將命湖外民間疾苦法當奏聞自江西至
湖南無問郡縣與村落極目灰燼所至殘破十室九空
詢其所以皆緣金人未到而潰散之兵先之金人既去
而襲逐之師繼至官兵盜賊劫掠一同城市鄉村搜索
殆徧盜賊既退瘡痍未蘇官吏不務安集而更加刻剝
兵將所過縱暴而唯事誅求嗷嗷之聲比比皆是民心
散畔不絕如系此臣所欲告於陛下者然道中伏讀改
元德音不覺感泣州縣情僞陛下既已盡知請煩去苛

恩意已備臣之餘忠欲陛下謹信詔令務在必行詔比
降德音寬恤事件州縣自宜悉意奉行違者監察案劾
御史臺察之 是月金人以萬騎攻河南寄治所西碧
潭時鎮撫使翟興以乏糧方散遣所部就食於諸邑所
存惟親兵數千報至人情危懼興安坐自若徐遣驍將
彭玘往授以方略設伏於井谷遇敵至陽爲奔北金人
以精騎追之遇伏爲所擒餘眾潰去 初順昌盜余勝
等旣作亂官吏皆散土軍陳望素喜禍與射士張袞謀
欲舉寨應之軍校范旺叱之曰吾等父母妻子皆取活
於國今力不能言賊更助爲虐是無天地也兇黨忿剔

其目而殺之暴屍於市旺妻馬氏聞之行且哭賊脅汗之不從又殺之賊既平屍迹在地隱隱不沒邑人驚異爲設香火事間贈承信郎賜祠號忠節 二月戊辰朔祝友以其軍降於劉光世初友在新店欲侵宣州阻水不克渡會光世遣人招之友留其使彌旬然後受招時江東路兵馬副鈐轄王冠在溧水駐軍友移書假道以趨鎮江冠不從友引兵擊之冠軍大敗友遂自句容之鎮江光世分其軍以友知楚州先是史康民在淮南與友合軍康民之軍極富以金寶賂光世光世喜康民遂得進用 庚午改行宮禁衛所爲行在皇城司 壬申

初定每歲祭天地社稷如奏告之禮 己卯日中有黑

子四日乃沒辛巳禮部尙書兼侍讀秦檜參知政事

改

建炎雜錄作壬午今從宋史孫觀鴻慶集有賀檜啟曰
盡室航海復還中州四方傳聞咸涕交下漢蘇武節旄
盡落止得屬國唐杜甫麻鞋入見乃拜拾遺未有
如公獨參大政要錄云檜以爲譏已始大怒之

癸

未范宗尹言天象有變當避殿減膳今人情危懼之際
恐不可以虛文搖動羣聽望陛下修德以消弭之臣等
輔政無狀義當罷免帝曰日爲太陽人主之象豈關卿
等惟在君臣同心行安人利物實事庶幾天變不致爲
災也 癸未詔以季秋大饗明堂江淮招討司隨軍轉
運使詹至言大敵在前國勢不力請停大饗以其費佐

軍仍督諸軍分道攻守以慰在天之靈繼志述事莫大
於此 甲申詔郡守在任改移竝俟新官分符方得離
任 丙戌復祕書省仍詔監少不竝置置丞郎著佐各
一員校書郎正字各二員范宗尹嘗因奏事言無史官
誠朝廷闕典繇是復置 有崔紹祖者爲金人所掠自
南京遁歸詐稱越王次子保信軍承宣使受上皇蠟詔
爲天下兵馬大元帥興師取陷沒州郡是日至壽春府
和州鎮撫使趙霖以聞詔文字不得奉行召皇姪赴行
在攻異雜錄倫趙不環繫年要錄引龔相記歷陽死事
及王亨乞奏薦狀皆稱僞元帥趙不環蓋紹祖七月
丙午初赴獄自稱趙不環故也紹祖九月乙卯因御史
臺檢法官晏敦復密問稱所詔不實移御史獄方招今

見附

庚寅張浚奏本司都統制曲端自開吳玠兵馬到郡坐擁重兵更不遣兵策應已責海州團練副使萬州安置詔依已行事理初浚自富平敗歸始思端及王庶之言可用庶時以朝議大夫持母喪居蜀乃併召之庶地近先至力陳撫秦保蜀之策勸浚收熙河秦鳳兵扼關隴以爲後圖浚不納求終制不許乃特授參議官浚徐念端與庶必不相容暨端至平道但復其官移恭州宜撫處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楊斌素與庶厚知庶怨端浚乃盛言端反以求合又慮端復用謂端反有實跡者十又言端客趙彬揭榜鳳州欲以兵迎之秦鳳副總

管尖玠亦懼端嚴明譎端不已庶因言於浚曰端有反
心久矣盍蚤圖之會蜀人多上書爲端訟冤浚亦畏其
得揪心始有殺端意矣 癸巳詔侍從臺諫條具保明
弭盜遏敵患生國財之策翰林學士汪藻上馭將三說
一曰示之以法二曰迎之以權三曰別之以分大略謂
諸將過失不可不治今陛下對大臣不過數刻而諸將
皆得出入禁中是大臣見陛下有時而諸將無時也道
路流傳遂謂陛下進退人材諸將與焉又廟堂者具瞻
之地大臣爲天子立政事以令四方者也今諸將率驟
謁徑至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百端營求期於必得

朝廷豈不自卑哉祖宗時三衙見大臣必執梃趨庭肅
揖而退蓋等威之嚴乃足相制又遣將出師詔侍從集
議者所以博眾人之見今則諸將在焉諸將聽命者也
乃使之預謀彼既各售其說則利於公不利於私者必
不以爲可行便於己不便於國者必不以爲可罷欲其
冒鋒鏑趨死地難矣自今諸將常律以朝儀毋數燕見
其至政事堂亦有祖宗故事且無使參議論之餘則分
既正而可責其功是三說果行則足以馭諸將矣何難
乎弭盜何憂乎遏敵哉若夫理財則民窮至骨臣願陛
下毋以生財爲言也今國家所有不過數十州所謂生

者必生於此數十州之民何以堪之惟通加裁損庶乎其可耳外之可損者軍中之冒請內之可損者禁中之泛取今軍中非戰士者率三分之一有詭名而請者則挾數人之名有使臣而請者則一使臣之俸兼十戰士之費有俗補而請者則僂支廩祿與命官一同聞岳飛軍中如此者數百人州縣懼於憑陵莫敢呵詰其盜支之物可勝計哉臣竊觀禁中有時須索而戶部銀絹以萬計禮部度牒以百計者月有進焉人主用財須要有名而使有司與聞至於度牒則以虛名而權實利以濟軍興之用誠非小補幸無以方寸之紙捐以予人而不

知憺也然臣復有私憂過計者自古以兵權屬人久未有不爲患者蓋予之至易收之至難不早圖之後悔無及國家以三衙官管兵而出一兵必待密院之符祖宗於茲益有深意今諸將之驕樞密院已不能制臣恐賊平之後方勞聖慮自古偏霸之國提兵者未嘗乏人豈以四海之大而寥寥如此意偏裨之中必有英雄特爲二三大將抑之而不得伸爾謂宜精擇偏裨十餘人各授以兵數千直屬御前而不隸諸將合爲數萬以漸銷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是時諸將中劉光世尤橫故汪藻有是言藻書既傳諸將皆忿有令門下佗論以詆文

臣者其略曰今日誤國者皆文臣自蔡京壞亂紀綱王
黼收復燕雲之後執政侍從以下持節則喪節守城則
棄城建議者進講和之論奉使者持割地之說提兵勤
王則潰散防河拒險則逃遁自金人深入中原蹂踐京
東西淮南之地爲王城而棄地棄民誤國敗事者皆文
臣也間有竭節死難當橫潰之衝者皆武臣也又其甚
者張邦昌爲僞楚劉彥爲僞齊非文臣誰敢當之自此
文武二途若冰炭之不合矣 金人以舟載江浙所掠
輜重自洪澤入淮至清河口假宣敕郎國秦卿在趙瓊
水寨與瓊夜劫其舟得李悅所攜戶部尙書之印 丙

申復詔諸路提刑司類省試於是川陝宣撫處置使張浚始以便宜合川陝舉人卽置司類省試是月金人至德順軍經略使劉錫遁去金人以兵少不敢由秦亭聲言分三道而獨出沿邊以掠熙素多馬金人駐兵搜取無遺馬步軍副總管中亮大夫同州觀察使劉惟輔將遁去顧熙州尙有積粟恐敵因之以守急出悉焚之敵追及所部皆走惟輔與親信數百匿山寺中遣人詣夏國求附屬夏國不受其親信趙某詣金軍降金執惟輔誘之百方終不言怒捽以出惟輔奮首顧坐上客曰國家不負汝一旦遂附賊邪卽閉口不復言第六將韓

詩者間行從惟輔爲敵所得罵敵不降而死統制官

重以熙河降知蘭州龔谷寨高子儒聞惟輔尙存固守

以待及城破先刃其家而後死子儒狄道人也金人旣

略熙河地遂引歸李彥琪在古原州張中孚及其弟中

彥導金人劫降之趙彬引敵圍慶陽守將楊可昇守不

降五路破秦鳳經略使孫渥收本路兵保鳳州統領官

關師古收熙河兵保鞏州於是金人盡得關中地

安異李心

傳云陝西全陷不見本月日熊克小紀於建炎四年十一月末書之趙姓之遺史分見四年十一月紹興元年三月末費士殘蜀口用兵錄所書尤略致張鈞續忠義錄紹興元年三月九日金人大軍回自熙河至弓門寨鈞所書蓋據宣撫司案牘則盡失六路在二月間無疑今併附此月末

關陝之失也士大

夫守節死義者甚眾隴州既失守朝請郎知州事劉化源不肯降敵使人守之不得死遂驅入河北販買蔬果隱民間者十年終不屈辱奉議郎通判原州米璞亦杜門謝病卒不受污化源璞世家耀州西人皆敬之金人入鳳翔秉義郎權知扶風縣康傑與敵將馮宣戰宣凌而欲招之傑奮曰吾當死於陳不能死於敵遂戰死忠翊郎知天興縣李伸爲金人所圍堅守不下城既破伸曰豈使敵殺我遂自殺時慶陽圍急成忠郎盧大受欲會合軍民收復邠寧二州解慶陽之圍爲人所告送寧州獄論死敦武郎秦州定西寨都監隸知寨鄭涓爲金

人所攻袒臂而戰及城破自刺不死金人高其節亦弗
害也是時守令城下者金人皆因而命之文林郎知彭
陽縣李喆獨不降與其民移治境上金人令執之以獻
欲官之凡三辭其後金人以爲歸附命爲儒林郎喆言
於所司曰元係捕獲不敢受歸附之賞以其牒還之有
武功大夫知環州安寨田敢者嘗得太祖御容欲間行
南歸以獻事泄杖之死其後武功大夫秦鳳路兵馬都
監劉宣以蠟書密遣人與吳玠相結且率金將任拱等
以所部歸朝約日已定有告之者金人取宣縷孽之其
家屬配曹州豫又升涓州爲平涼府去慶陽延安府名

復舊州名卽以叛將張中孚守平涼府中彥守秦州趙彬守慶州慕容洧守環州 三月丙午詔以京畿第二將兵千人隸神武中軍用統制官辛永宗請也於是中軍凡六千人 金師還自熙河至弓門寨巡檢王琦禦之金立招降旗榜改阜昌年號眾皆拜琦獨不屈金知平涼府張中孚執而殺之 庚戌江淮招討使張俊復筠州初俊引兵至豫章而李成在江州其將馬進在筠州皆不進俊喜曰我已得洪州破賊必矣乃復斂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者斬居月餘進以大書文牒使來索戰俊復細書答狀以驕之又命神武前軍

統制王玘閱水軍於江中賊勢方強謂俊爲怯戰俊謀
知賊稍息乃議遣諸將分道擊賊中部統制官楊沂中
曰兵分則力弱通泰鎮撫使岳飛請自爲先鋒沂中由
上流徑絕生米渡出賊不意遇其鋒擊破之乘勝追奔
前一日至筠州進出軍背筠河先據要地沂中語俊曰
彼眾我寡當以騎勝願以騎見屬公率步兵當其前沂
中乃將騎數千與神武後軍統制陳思恭分爲兩道同
出山後嚴陳以出塵擊至午精騎自山馳下賊駭亂退
走大敗之俘獲八千明日又戰俊疑其復叛令思恭夜
殪之進力不支乃遁俊隨復筠州臨江軍馬進至南康

遇統制官巨師古失利進復還江州與成會俊整兵追之 壬子朝奉郎通判秦州馬尙就差知秦州招諭軍民歸業并興鹽場等事先是張榮在通州以地勢不利乃引舟入縮頭湖作水寨以守金右監軍昌在秦州謀久駐之計至是以舟師攻榮水寨榮亦出數十舟載兵迎敵望金人戰艦在前榮惶遽欲退不可徐謂其眾曰無慮也金人止有數艦在前餘皆小舟方水退隔淖不能登岸我捨舟而陸擊之可盡遂棄舟登岸大呼而殺之金人不能騁舟中自亂湖水陷淖者不可勝計昌收餘眾二千奔楚州榮獲昌子婿佛寧俘馘甚眾榮自京

東來未嘗承王命遂無路告捷聞堯世在鎮江乃遣人
願聽節制且上其功堯世大喜以榮知泰州 自渡江
國史散佚至是衢州布衣何克忠獻太祖實錄國朝寶
訓詔授下州文學後八九年而國書始備 甲子始下
詔罪狀李成募有能斬首及獲成者除節度使賜銀萬
兩錢萬緡且赦成軍中脅從者初馬進旣敗江淮招討
使張俊迫之至奉新樓子莊賊將商元據草山設伏俊
熟視見山險路狹乃遣步兵從間道直趨山頂殺伏奪
險遂至江州進拒戰不勝絕江而遁乙丑俊復江州統
制官楊沂中趙密引兵追擊又大敗之成復還蘄州自

是俊軍有鐵山之號 是月金人自階州引兵侵文州而江漲不得渡遂還因棄城去武德大夫知岷州李惟德亦率官吏棄城來歸惟德先守邠州城既破敵就用之張浚復以爲右武大夫榮州刺史於是盡失陝西地但餘階成岷鳳洮五郡及鳳翔府之和尙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時與元帥府草創倉廩乏絕師旅寡弱王庶撫教之河東陝西潰師多舊部曲往往來歸不數月有眾二萬 己巳參知政事秦檜言臣昨與何桌陳過庭孫傅張叔夜同扈二聖出疆今臣偶獲生還驟蒙聖獎擢居政府而桌過庭叔夜皆死異域體骸不全游魂無

歸可爲傷惻欲望睿慈特依近者聶昌體例追贈桌等
官職仍給其家恩澤以爲死事之勸詔贈桌過庭傅叔
夜竝開府儀同三司官子孫各十人 癸酉故承議郎
刁翬贈直龍圖閣先是翬通判登州會金人南侵翬率
兵迎敵至黃山館與敵遇軍敗力戰身被七矢而死至
是言者論其忠特錄之 甲戌復政州爲龍州劍川嘉
祥雷鄉建城辰陽羅川盈川泉江枳縣竝復舊縣名通
會鎮復舊鎮名以朝奉郎新通判建昌軍莊綽言自大
觀以後避龍天萬載等字夏易州縣名不當也 丁丑
刑部尙書權禮部尙書胡直孺等言參酌皇祐詔書將

來請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於明堂奉太祖太宗以配天庶幾禮專事簡從之 己卯金主詔曰新徙戍邊戶置於衣倉有典質其親屬奴婢者官爲贖之戶計其口而有二三以官奴婢益之使戶爲四口又乏耕牛者給以官牛別委官勸督田作戍戶及邊軍資糧不繼糴粟於民而與賑恤其續遷戍戶在中路者姑止之卽其種菽俟畢穫而行及來春農時以至戍所 庚辰隆祐皇太后崩於行宮之西殿年五十九帝自后不豫衣不解帶者連夕至是范宗尹等見帝於殿之後閣帝哀慟甚久諭宗尹等喪禮當從厚 辛巳詔隆祐皇太后應

行典禮竝比擬欽聖憲肅皇后故事討論以聞朕以繼體之重當從重服 癸未襄陽鎮撫使桑仲陷鄧州殺右武大夫淮康軍承宣使河東招捉使知汝州王俊初仲圍鄧州急守臣武功郎譚充遣人詣俊求授俊自織蓋山引眾赴之充與飲燕俊醉充率眾突圍出奔遂入蜀仲攻城陷執俊歸襄陽磔之既遂以其副都統制李橫知鄧州仲高密人嘗爲黃河埽兵以勇自負仲雖嗜殺然性頗孝或盛怒欲殺人其母戒之卽止每自稱桑仲本王官終當以死報國故能服其下焉 甲申同知樞密院事李回爲攢官總護使刑部尙書胡直孺爲橋

道頓遞使神武右軍都統制韓世忠爲總管內侍楊公弼爲都監調三衙神武輜重越州卒千二百人穿復土故事園陵當置五使議者以遺詔云權宜擇地攢殞故第命大臣一員總護 乙酉輔臣拜表請帝爲隆祐服期從之 丙戌以太后崩下詔恤刑遣官告天地社稷宗室并告諸侯 丁亥宣撫處置使張浚殺責授海州團練副使曲端於恭州端旣爲利夔制置使王庶所譖忠州防禦使知涪州吳玠亦憾之乃書曲端謀反四字于手心因侍浚立舉以示浚浚素知端庶不可竝立且方倚玠爲用恐玠不自安庶等知之卽言端嘗作詩題

柱有指斥乘輿之意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卻來江上泛
漁舟此其罪也浚乃送端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在鳳
翔常以事忤端鞭其背百切骨憾端浚以隨提點夔州
路刑獄端問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
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可憐者數聲乃赴逮既
至隨命獄吏繫維之餽其口煖之以火端乾渴而死士
大夫莫不愴之軍民亦皆悵悵浚以是大失西人之心
是春金左副元帥宗翰使右都監耶律伊都將燕雲
女直二萬騎攻西遼於和勒城調山西河北夫饋餉自
雲中至和勒城經沙漠三千餘里民無一二得還始金

人侵中原有擄掠無戰鬪計其從軍之費及回日所獲
數倍自立劉豫之後南侵淮西侵蜀生還者少而得不
償費人始患之故漠北之行民不勝其苦伊都之軍和
勒也失其金牌宗翰疑伊都與西遼暗合遷其妻子於
女直伊都始貳 五月己亥手詔禮部太常寺討論隆
祐皇太后合行冊禮及奏告天地宗廟等事初進士黃
縱上書論隆祐皇太后頃年以誣謫廢斥未嘗昭雪雖
復位號然未正典禮及冊告宗廟朝議欲因升祔廟庭
特行冊禮帝諭大臣太母失位於紹聖之末其後欽聖
復之再廢於崇寧之初雖事出大臣然天下不能戶曉

或得以竊議兩朝范宗尹曰太母聖德人心所歸自陛下推崇位號海內莫不以爲當然前後廢斥實出章惇蔡京人皆知非二聖之過禮部員外郎王居正以謂國朝追冊母后皆由前日未極尊親之故隆祐皇太后蚤儼宸極雖蒙垢紹聖遐處道宮而按元符三年五月詔書則上皇受命欽聖憲肅皇后以復冢婦之意亦已明甚崇寧初權臣擅政悖違典禮以卑廢尊是太后之隆名定位已正於元符而不在靖康變故之日也謂宜專用欽聖詔書及崇寧姦一格之意奏告天地宗廟其冊禮不須討論議遂定 癸卯侍從臺諫集議隆祐皇

太后諡曰昭慈獻烈后 甲辰帝始御正殿 江西安撫大使朱勝非奏內侍李肖隨劉紹先出戰功係第二等帝曰恐無此理肖安得有戰功毋庸行出懼貽笑四方張守曰不若但以傳宣之勞賞之 癸卯帝出大宋中興之寶及上皇所獲元圭以示輔臣寶上新刻者中書舍人洪擬轉對論帝王之學中敘董仲舒王吉之言末以章句書藝爲非帝王之事帝曰人欲明道見禮非學問不可惟能務學則知古今治亂成敗與夫君子小人善惡之迹善所當爲惡所當戒正心誠意率由於此范宗尹曰人主欲以此爲先務因奏仇士良告其徒

之言帝然之 忠州防禦使秦鳳經略使吳玠及金人
烏魯折合戰於和尚原之北敗之時金主之從姪沒立
與烏魯折合以數萬騎分兩道西侵沒立自鳳翔二將
由階成約日會和尚原玠與其弟統領官武翼郎閻門
宣贊舍人璘以散卒數千人駐原上朝問隔絕軍儲匱
乏將士家屬往往畱敵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去
者幕客陳遠猷夜入告玠遽召諸將勵以忠義歃血而
誓諸將感泣爲備益力是日二將以勁騎先期而至陳
於原北玠擊之四戰皆捷山谷中路狹而多石馬不能
行敵棄馬遂敗去後三日沒立自攻箭箬關玠遣別將

擊之二軍卒不得合又五日敵移寨黃牛嶺會大風雨
雷翼日引去張浚錄其功承制玠爲明州觀察使璘爲
武德大夫康州團練使賜金帶擢秦鳳路兵馬都鈐轄
節制和尚原軍馬 丙午江東安撫大使司奏捕虔賊
李敦仁獲捷 真揚鎮撫使郭仲威爲劉光世所執初
仲威敵退乃以其將李懷忠知揚州而自往真州屯駐
仲威與李成有舊問在九江欲往從之時滁濠鎮撫使
劉綱以所部屯建康之雨花臺仲威爲所扼不得進復
還揚州謀據淮南以通劉豫光世知其反復遣前軍統
制王德往捕之宣言游徼淮上至維揚仲威迎謁於摘

星臺德手擒之遂并其眾詔斬仲威於平江市先是仲威焚掠平江邦人怨甚故就誅之 金分遣使者諸路勸農 丁未詔江淮州軍自今有金國南歸之人賫到二聖密詔文檄蠅彈之類未得奉行具奏聽旨違者重寘典憲先是偽造者眾故條約之 參知政事秦檜乞以昨任御史中丞致仕日本家奏補兄彬男熺恩澤文字毀抹要用建炎二年大禮恩例補兄彬文資從之熺王喚孽子也檜娶喚女弟無子喚妻鄭居中女怙貴而妬檜在北方出熺以爲檜後奏官之至是其家以熺見檜檜甚喜 庚申福建制置使辛企宗奏順昌盜余勝

就招 壬戌范宗尹等以國用不足奏鬻通直修武郎
已下官帝曰不至人議論否張守曰祖宗時嘗亦有此
第止齋郎李回曰此猶愈於科斂百姓帝曰然大凡施
設須可行於今可傳於後卽善耳宗尹乃退其後遂止
鬻承直郎已下官 邵青受劉光世招安太平州圍解
初青旣薄城下與其徒單德忠閻在等分寨四郊開畝
河水盡滄圩岸以斷援兵來路調民伐木爲慢道怠緩
者殺而并築之一日之間與城相平賊攻具畢施遂縱
火焚樓櫓刳孕婦取胎以卜吉凶敵樓爲砲所壞守臣
郭偉運土實之賊不能近偉方會於城上青以砲擊其

棗又以矢斃其侍吏偉亦不顧相持凡九日偉募死士
乘夜下城因風焚其慢道又二日決姑溪水以灌其營
青窮蹙會光世遣使來招安翼日青遂去初青之參議
官魏曦多智偉憚之乃爲書以響箭射于城外已而曦
力勸青就招青怒殺曦人皆謂偉用間言青信之也

癸亥初馬進旣爲江淮招討使張俊所敗而李成猶在
蘄州至是俊引兵渡江至黃梅縣親與成戰成據石幢
坡憑山以木石投人俊乃先遣游卒進退若爭險狀以
誤之俊率眾攻險賊徒奔潰進爲追兵所殺成去以餘
眾降僞齊 六月丙寅朔詔自今朔望遙拜二聖于殿

上百官于殿下行禮先是帝與百官竝拜於庭而中書
林適以爲非宜請用家人禮故有是旨 壬申宰相范
宗尹率百官奉上昭慈獻烈皇后謚冊于太廟寶用鈿
塗金冊以象簡其文參知政事秦檜所撰也時太廟神
主寓溫州乃卽大善寺大殿上設祖宗寓室行禮 丁
丑詔越州申嚴門禁時有潰兵數百直入行在越州泊
于禹跡寺闔城震駭論者以爲言乃命諸門增甲士守
視命官親書職位出入軍馬自外至者悉屯於城外
戊寅言者論朝廷暫駐江左蓋非得已當爲攘卻恢復
之圖頃歲駐蹕揚州有兵數十萬可以一戰而斥埃不

明金人奄至卒以奔走踰江入越此宰相黃潛善汪伯彥之過也前年移蹕建康是時兵練將勇食足財豐據江上不測之險當敵人疑懼之秋可以守矣而舟師不設金人未至先已奔走遵海而南此呂頤浩之過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陛下今歲戰守之策安所從出萬一事起倉猝大臣復欲棄土地遺人民委府庫脫身奔走此豈安國家定社稷之謀乎臣愚以謂有江海則必資舟楫戰守之具有險阻則必資郡縣固守之力有兵將則必駕馭馴擾不可爲將帥自衛之資有財賦則必轉運灌輸不可爲盜賊侵據之用伏望委任大臣早

賜摺畫 己卯昭慈獻烈皇后靈駕發引帝遣奠于行宮外門參知政事張守撰哀冊文禮畢易吉服還內百僚服初喪之服詣五雲門外奉辭退易常服詣常朝殿門外立班進名奉慰故事園陵用吉凶儀仗五千三十人至是太常請權用五百四十四人初總護使李回既受命有司猶援園陵之制辟官分局費用頗廣寶文閣待制陳戩時爲給事中上疏論列以爲異日歸祔秦陵復用何禮至謂會稽之山不可採而欲取他山之石廟禁之率不足用而欲調諸郡之夫竝緣爲姦誇侈如此豈不違太后慈儉之遺訓于是一切鐫省 辛巳詔

文林郎越州上虞縣丞婁宗亮赴行在以其言宗社大計也宗亮之書曰先正有言太祖捨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蕤章聖取宗室子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仁宗皇帝感悟其說詔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恭惟陛下克已憂勤備嘗艱難春秋鼎盛自當則百斯男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漢爲陛下追念祖宗仁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致使昌陵以後寂寞無聞奔迸藍縷僅同民

庶恐祀豐于昵仰違天監茲祖在上莫有顧歆此二聖所以未有回鑾之期強敵所以未有悔禍之意中原所以未有息肩之時也欲望陛下於伯字行下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更加廣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陞爲南班以備環列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臣本書生白首選調垂二十年今將告歸不敢緘默位卑言高罪當萬死惟陛下幸赦疏入帝讀之大爲嘆寤壬午權攢昭慈獻烈皇后于會稽縣之上皇邨神圍方百步下宮淡一丈五寸明器止用鉛錫置都監巡檢各

一員衛卒百人生日忌辰旦望節序排辦如天章閣之儀改寶山證慈禪院爲泰寧寺專奉香火賜田十頃帝事昭慈皇后備極孝愛故園陵儀範率用母后臨朝之比焉 癸未江淮招討使張俊以大軍至瑞昌縣之丁家洲初俊被密旨并收李允文恐其拒命乃與神武後軍統制陳思恭謀之思恭言允文兵尙眾須以計取會英州編管人汪若海自江東赴貶行至撫州允文以書招之招討使參議官湯東野因引若海謁俊俊曰君與李節制善盍往說之與俱來免盛夏提師至鄂若海曰與來而少保誅之則若海爲賣友俊曰以百口休之若

海先以書與允文曰張少保既破李成欲移兵指武昌若海言君無反狀其屬曰節制非朝命且殺袁植與畱四川綱運非反而何惟少保言以百口相保今有三說劉豫新立君能引張川之眾擒豫以取重賞一也或引眾西投宜撫司張樞密既相辟必爲君白于朝二也信少保百口相保之言三也君勿恃張用之徒爲強彼見李成既破皆已喪魄若知朝廷怒君必回戈相逐矣允文感悟乃舉其軍東下俊因檄若海併招新除舒蘄鎮撫使撫使張用時用自咸寧縣引兵趨分寧爲通泰鎮撫使岳飛所逼逐會俊于丁家洲俊併將二軍遣統制王緯

護允文及參謀官滕膺赴行在 甲申昭慈獻烈皇后
神主還越州 戊子帝諭大臣曰昨令廣選藝祖之後
宗子二三歲者得四五人資相皆非岐疑且令歸家俟
其至泉南選之先是尙書右僕射范宗尹有造膝之請
帝曰藝祖以聖武定天下而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
零落可閔朕若不取法仁宗爲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
靈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曰自晉人君惟堯舜能以天下
與賢惟藝祖不以大位私子聖明獨斷發於至誠陛下
遠慮上合藝祖實可昭格天命帝曰此事亦不難行祇
是道理所在朕止令於伯字行中選擇庶昭穆順序秦

檜曰須擇宗室閨門有禮法者帝曰當如此簽書樞密院事富直柔曰宮中有可付託否帝曰朕已得之若不先擇宮嬪則可慮之事更多乎曰陛下睿明審慮如此宗廟無疆之福帝所指宮嬪蓋張婕妤好吳才人也

致異

王明清揮塵錄餘話云紹興上子詔知大宗正事安定郡王令時訪求宗子伯號七歲已下者十人入宮備選十人中又選二人得阜陵及伯浩致令時以二十年閏月乙未除知宗正阜陵五月乙亥育于禁中相去才四十日恐選擇未必如此之速又令時以舊事

初安南

譚楨爲上所薄恐未必以此委之明請議也
賊吳忠與其徒宋破壇劉洞天作亂聚眾數千人焚上猶南康等三縣殺巡尉進犯軍城統制官張中彥李山屢舉兵討之不克是日江南提點刑獄公事蘇恪以從

事郎田如鼂權南康縣丞令與朝奉大夫權通判魏彥
杞往招捕未幾破壇爲彥杞所殺如鼂尋遣兵焚賊寨
殺洞天 壬辰金賜昏德公重昏侯時服各兩襲 是
夏金左副元帥宗翰右監軍希尹自雲中之白水泊右
副元帥宗輔白燕山之望國崖避暑山西漢民賂宗翰
執葢者毒之宗翰幾死 秋七月乙未朔劉堯世以枯
枯生穗爲瑞奏之帝曰歲豐人不乏會朝得賢輔佐軍
中有十萬鐵騎乃可爲瑞此外不足信朕在藩邸時梁
間有芝草府官皆欲上聞朕手自碎之不欲生此奇怪
事輔臣歎服 庚子朝議大夫新知澧州吳革爲潼川

府路轉運副使自置宣撫司後四州監司以敕除者始此 詔通泰鎮撫使岳飛一軍權留洪州彈壓盜賊以江淮招討使張俊將班師也遂以飛爲神武右副軍統制 壬寅復置翰林天文局太史局學生五十人天文局十人 丁未太尉兩浙西路安撫大使淮南揚楚等州宣撫使劉光世兼海泗安撫使時淮北之人歸附者甚眾故命光世安輯之 殿中侍御史章誼言聞邵青自太平州乘船經由鎮江府江陰軍遂入平江之常熟縣所至劫掠劉光世以驍將銳兵而不能應時擒制以邵青所乘皆舟楫而光世皆平陸之兵故也國家旣憑

大江以爲險阻而於舟師略不經意今邵青小醜光世
大帥乃敢越境淡寇使賊有尤于此者將何以禦之臣
聞古兵法舟師有三等其舟之大者爲陳腳船其次爲
戰船其小者爲傳令船蓋置陳尙持重故用大舟出戰
尙輕捷故用其次至於江海波濤之間旗幟金鼓難以
麾召進退故用小舟由此觀之凡舟之大小皆可以爲
守戰之備不必皆用大舟然後濟也望於駐蹕之地置
一水軍帥以名將計亦易辦詔淮南宣撫摺置時青已
移舟通州海門鎮而行在未知也 己酉昭慈獻烈皇
后虞主往溫州太廟 乙卯中書舍人林通轉對論金

雖北去安知不示弱以息我師候秋高馬肥遣李成招
集瀕淮饑民呼吸羣盜侵軼江南徐遣勁騎由真揚福
山擣虛浙右願乘此時聚眾積粟蒐將閱士以備防秋
之計今日之弊在於舟不習戰將不用命財用殫匱民
食艱鮮州縣以軍興爲名而倍取無度此迺腹心之疾
病政事所當先而盜賊四裔尙爲病在四肢可以漸去
也惟陛下與大臣汲汲講圖之 初五湖捕魚人夏寧
聚其徒爲盜後有棍干餘專掠人以爲食郭仲威嘗招
之不應命至是受劉光世招安又有仲威餘黨由沒于
淮南亦受光世招安皆令長蘆埃舟以濟寧等無食半

月之間復陷萬餘人是日始具舟迎之由是江北鄉邨
愈覺凋殘矣 己未昭慈獻烈皇后卒哭命左監門衛
大將軍士碧卽內中天章閣几筵前行卒哭之祭帝不
視事百官進名奉慰 辛酉召江東安撫大使兼知池
州呂頤浩赴行在欲代范宗尹也是日頤浩督諸將與
張琪戰于饒州城外大敗之琪自徽州引兵犯饒州眾
號五萬時頤浩自左蠡班師帳下兵不滿萬郡人大恐
頤浩遣統制官巨師古招降之琪詐受招誘師古入其
營遂薄城下統制官右武大夫宣州觀察使閻皋頤浩
變將也方捕盜于宜黃走檄呼之會皋平盜而歸星馳

以赴頤浩召諸統兵官姚端崔邦弼顏孝恭郝晟等駐
軍城外皆令聽臬節制端軍爲左邦弼軍爲右臬將中
軍頤浩自畫陳圖授之琪兵至近郊前軍將張俊失利
琪恃其眾直犯中軍臬力戰而端邦弼兩軍夾擊遂大
破之追奔三十里殺賊甚眾賊又別遣水軍分道自景
德鎮來犯頤浩遣統領官張慶以崔增餘眾禦之琪遁
去是夜其變將姚興以所部詣巨師古降琪遂走浮梁
縣復還徽州 癸亥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知樞密院事范宗尹充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
霄宮宗尹旣建討論濫賞之議士大夫僥倖者爭排之

諸大將楊惟忠劉炎世辛企宗兄弟皆嘗從童貫行軍
論者疑其亦當貶削同知樞密院事李回亦言宣和間
任中書舍人以校正御前文籍選官乞削秩罷政帝曰
宣和政事恐不必一一皆非主留意文籍自是美事豈
可與其他濫賞同科參知政事秦檜曰此法一行濁流
者稍加削奪便比無過之人誠爲僥倖清流者少挂吏
議卽爲辱甚大不敢立朝恐君子受弊帝顧諭宗尹宗
尹曰此事如同者無幾其它亦不足惜遂降旨侍從及
館職兼領者罪又詔武臣濫賞竝免討論令尙書省榜
諭其日壬子也命既下帝終以爲濫後二日帝批朕不

欲歸過君父斂怨士夫可日下寢罷宗尹堅以爲可行
卽日求去翼日遂召直龍圖閣新知台州沈與求赴行
在又一日輔臣進呈帝曰天下事不必堅執至如人主
有過尙許言者極論若遽沮遏祇須人不進言如此則
於事有損始宗尹之建議也檜力贊之至是見帝意堅
反以此擠宗尹又五日詔驛召呂頤浩次日遂召翰林
學士汪藻草宗尹免制日者輕用人言妄裁官簿以
廟堂之尊而負天下之謫以人主之孝而暴君親之非
朕方丁寧德意而申命于朝汝乃廢格詔書而持必于
下宗尹入相踰一年始宗尹與辛道宗兄弟往來甚密

帝不樂之及是遽罷于是崇觀以來濫賞悉免討論但命吏部審量而已 八月乙丑朔詔奉安天章閣祖宗神御於法濟院以乘輿播越神御猶在舟中故也 丙寅利州觀察使湖東馬步軍副總管孔彥舟爲斬黃鎮撫使兼知黃州用張俊奏也時彥舟在鄂州舟多糧富俊恐其盤據要地故奏用之拱衛大夫相州防禦使新除舒蘄鎮撫使張用有眾五萬在瑞昌後數日俊親揀其軍精銳者留之老弱者許自便有投曹成者有投岳飛者有投韓世忠者有自去而爲民者俊旣并其兵遂以用爲本軍統制 乙亥帝諭輔臣曰黨籍至今追贈

未畢卿等立爲朕留意程頤任伯雨龔夬張舜民此四
人名德尤著宜卽褒贈乃贈夬直龍圖閣 丁丑命右
監門衛大將軍士芑祔昭慈獻烈皇后神主于溫州太
廟哲宗室用太常少卿蘇遲議位在昭懷皇后之上是
日韓肖胄題神主罷藏虞主于西夾室帝不視事百官
進名奉慰故事虞主瘞于殿後議者以帝方巡幸當竣
還闕依故事施行後遂爲例士芑漢王曾孫也畱金得
歸及是甫至行在 戊寅同知樞密院事李回參知政
事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富直柔同知樞密院事
庚辰故追復端明殿學士降授奉議郎蘇軾特贈資

政殿學士朝奉大夫以其孫宜教郎知蜀州 辛巳詔

尙書省復置催驅三省房及催驅六曹房范宗尹之相

也事多留滯比其罷相制下省吏抱成案就宗尹書押

者不可勝計故有是命 丁亥參知政事秦檜守尙書

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范宗尹既

免相位久虛檜倡言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或問

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語聞遂有是命

致異林泉

野記云檜還朝爲禮部尙書紹興初除參知政事檜曰
陛下用臣臣必能聳動天下之士後宰相范宗尹罷帝
欲用呂頤浩已詔之富直柔韓璜辛道宗永宗皆懼其
來密薦檜爲相俾塞其進乃拜尙書右僕射致諸書皆
言檜與直柔爭進故以道宗兄弟爲直柔之黨淡
疾之其後得政竄斥無餘今乃云道宗薦檜誤也

戊

子贈張舜民寶文閣直學士程頤任伯兩竝直龍圖閣制曰朕惟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違道以趨利捨己以爲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者孰從而聽之間有老師大儒不事章句不習訓傳自得于正心誠意之妙則曲學阿世者又從而排陷之卒使流離顛仆其禍於斯文甚矣爾頤潛心大業無待而興方退居洛陽子弟從之孝弟忠信及進侍帷幄拂心逆旨務引君以當道由其內察其外以所已爲而逆所未爲則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僞之徒自知其學問文采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其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奔競外

示樸魯中實姦猾外示嚴正中實回僻遂使天下聞其
風而疾之是不幸焉爾朕錫以贊書寵以延閣所以振
耀褒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在彼也先是頤
子端中知六軍爲盜所殺其孫將仕郎晟在韓世清軍
伯雨子承務郎先由建炎初嘗除御營使司主管機宜
文字不赴至是詔竝赴行在。壬辰詔夏國歷日自今
更不頒賜。是日吏部員外郎廖綱言古者天子必有
親兵實自將之所以備不虞而強主威使無太阿倒持
之悔漢北軍唐神策之類是也祖宗軍制尤嚴如三衙
四廂所統之兵關防周盡今此軍稍廢所恃以備非常

者諸將外衛之兵而已臣願稽舊制選精銳十數萬人以爲親兵直自將之居則以爲衛動則爲中軍此強幹弱支之道最今日急務管段秀實嘗爲唐德宗言譬猶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狐豚特犬皆能爲敵正謂是也願陛下留神毋忽 戊戌刑部奏軍士黃德等殺案目其從二人俟于岸次刑寺欲原其死帝曰強盜不分首從此何用貸朕居常不敢生嗜物懼多殺也此時須當殺以止殺當直柔曰物不當死雖蚤虱可矜其當死雖人不可恕帝甚以爲然 甲辰初朝廷以張琪邵青反覆爲盜命諸將毋得招安而徽猷閣待

制知平江府胡松年言大將四合連旬不能破賊今青
據通州崇明鎮沙上寨柵之外水淺舟不可行泥濘人
不可涉本府錢糧已費十三萬貫石公私騷然而賊未
可睥睨況劉光世兵將類多西北人一旦從事江海間
有掉眩不能飲食者況能與賊較勝負於矢石間哉先
是光世奏已遣統制官王德討青又奏青窮蹙朝廷以
爲然及松年有是言乃令光世措置後二日右司諫韓
璜亦奏謂青擁舟數千艘而朝廷未有舟師制禦恐轉
入海道驚動浙東且浙西正當收成之時青若倏來必
誤國計又師老費財或金齊侵江藉青爲用凡可慮者

五事疏奏遂趣光世招降之 辛亥合祭天地于明堂
太祖太宗竝配赦天下諸州守臣更不帶節制管內軍
馬免殘破州縣耕牛稅一年越州人得解舉人竝免將
來文解一次諸路大辟可免奏案緣道路未通竝聽減
等決遣唐李氏後漢劉氏周郭氏柴氏子孫竝各與一
班行名目錄用元符末上書人子孫應遇兵道棄小人
十五歲以下者聽諸色人收養卽從其姓諸盜許一月
出首自新前罪一切勿問是日以常御殿增築地步爲
明堂止設天地祖宗四位其位版朱漆青字長二尺有
五寸博尺有一寸厚亦如之用丑時一刻行事帝親書

明堂及飛白門榜時未有蒼璧黃琮禮官引故事請以木爲璧繪天地之色帝以祀天不當計費厚價而玉以製之既而尺寸不及禮經乃命有司隨宜置造禮畢就常御殿外宣赦書以行宮門前地峻狹故也是歲內外諸軍犒賜凡一百六萬緡而戶部椿辦金錢帛三百五萬四千七百餘貫匹兩皆委官根括於諸路川陝諸軍則宜撫處置司就以川路助賞物帛給之自諸軍外掌執百官竝權行住支以貢賦未集故也時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席益草赦文有日上蒼懷悔禍之心羣策竭定傾之力六師奏凱九扈成功爰舉宗祈聿修大報帝

以其夸大不悅 王子嗣濮王仲湜請合西南外宗正
爲一司以省官吏事下給舍中書舍人胡交修等言泉
州乏財不許是時兩外宗子女歸合五百餘人歲費錢
九萬緡 癸丑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呂頤浩
拜少保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
事頤浩引故事辭所遷官乃以特進就職 甲寅詔官
兩浙錢氏子孫嫡長者一人以赦書所未及故也 丙
辰呂頤浩言先平內寇然後可以禦外侮今李成摧破
李允文革面張用招安李敦仁已敗江淮惟張琪邵青
兩寇非久必可蕩平惟閩中之寇不一又孔彥舟據鄂

馬友據潭曹成李宏在湘湖江西之間而鄧慶龔富剽掠南雄英韶諸郡賊兵多寡不等然閩中之寇最急廣東之寇次之蓋閩中去行在不遠二廣未經殘破若非疾速勦除爲患不細詔樞密院措置 丁巳金房鎮撫使王彥敗李忠于秦郊店忠走降劉豫初曹端旣爲程千秋所殺忠自稱京西南路副總管爲端報仇擾于京西漸犯金州謀入蜀遂申宣撫司乞下洋州關隘照會張浚以爲憂乃遣提舉一行事務閣門宣贊舍人顏孝隆稟議官宣議郎蓋諒馳詣金州以慰撫爲名且以黃敕除忠知商州兼永興軍路總管孝隆至軍中爲所劫

以狀白浚言忠實有兵二十餘萬諒規知白浚乞爲備浚恐孝隆爲忠所殺委利夔路制置使王庶收接忠入關仍散處其眾于梁洋境內庶檄忠令解甲給隊而入忠去關二十里駐兵回翔月餘無解甲意一夕殺孝隆遁去遂攻金州彥率兵禦之忠沈鸞善戰其下多河北驍果官兵與戰輒不利一日彥遣兵與忠戰于豐里令提舉官趙璜率統領官門韋駐于山趾爲之策應彥乘高視之官軍少卻彥麾璜救之不應官軍遂敗彥退舍秦郊忠遂陷諸關彥令將士盡伏山谷間偃旗幟焚積聚若將遁者募死士得千餘人設伏以俟其至戰之前

一日彥度忠且入郡城夜半分官軍爲三以遏其衝凌晨果大至官軍逆戰聲震山谷勝負未分俄伏騎張兩翼繞出忠大敗追襲至永興軍之秦嶺會王庶遣偏將鹿晟馮賽來援賽由間道乘之斬其將曹威等三人浚錄其功以彥爲拱衛大夫溫州觀察使賽初除隆德府路經略使自盧氏從邵隆至興元府故庶用之孝隆博州人後贈果州團練使是秋金左副元帥宗翰盡遷邢州居民以其城爲元帥府民之當遷者止許攜籠篋其錢穀器用皆留之石都監耶律伊都至董城西遼主率餘眾北遁伊都以食盡不克窮追而還時盜賊愈

多宗翰用大同尹高慶裔計令竊盜賊一錢以上者皆死雲中有一人拾遺錢于市慶裔立斬之蕭慶知平陽府有行人拔葱于蔬圃亦斬之民知均死由是竊盜少衰而劫盜日盛慶裔又請諸州郡置地半溪三丈分三隔死囚居其下徒流居其中笞杖居其上外起夾城圍以重塹宗翰從而行之宗翰患百姓南歸及四方姦細入境慶裔請禁諸路百姓人數行李以告伍保鄰人次長巷長次所司保明以申州府方給番漢公據以行市肆驗之以鬻飲食客舍驗之以安行李至則繳之于官同則易之以還在路日隄一舍違隄若不告而出者決

沙袋二百仍不許全家出及告出而轉之它處于是人行不以緩急動彌旬日始得就道又所費不貲小商細民坐閭里莫能出入道路寂然幾無人跡矣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蕭慶招降太行紅巾首領齊實武淵賈敢等送于宗翰盡殺之于獄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